

經部

禮記析疑卷三十四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奔喪

望其國竟哭

竟哭終不止也過國他國也至竟至本國之界也望其國望見國都也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望見國都則行哭至家不止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髪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

襲絰于序東陳氏集説謂掩其袒而加要絰非也初袒至是襲初括髪至是加首絰下絞帶乃要絰也若絞帶即襲絰之絰則不宜覆舉矣下節襲絰絞帶即位連而及之可見絰乃首絰　陳氏謂襲絰為加要絰盖以又哭三哭尚括髪疑此時不宜先加絰也不知小斂環絰小斂後奉尸夷堂襲絰帶踊是括髪

後加絰絰後仍可括髮也疏謂惟斂殯時括髮不當斂殯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於括髮之上得之盖環絰即加弁與委貌之上及斂殯袒踊時稅弁與委貌仍然括髮也即以此記證之聞喪不得行成服而後奔者至家括髮則絰後不礙括髮明矣　首絰腰帶同謂之絰對帶而言則首絰也此節襲絰於序東絞帶是也對免而言則腰絰也奔母之喪襲免絰於序東是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疏謂男子免於東序故知婦人亦髽於東序非也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主人位在東序齊衰以下奔喪者復免於此外賓屬耳目焉而婦人於此變容飾可乎其不言髽於東房者婦人變飾必於房中不必言耳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

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

葬日袒不得親葬事哀痛中迫不宜反不袒蓋除喪而後歸於墓猶袒則不及殯者不必言矣　於墓亦言送賓以下齊衰送賓則斬衰送賓不必言也不及殯與不得奔喪者皆言五哭而及殯者不言義亦如

此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

奔喪至家子則西面齊衰以下則北面于墓子則北面齊衰以下則西西面者攢於西序殡於北方子皆正鄉齊衰以下皆旁鄉也言襲則袒可知殡日主人袒

衆主人否不及殯而之墓齊衰以下皆袒者過禮以志痛也然曰遂冠歸入門左又曰拜賓成踊則惟同宮之親乃然　主人北面適長及衆子皆然故齊衰以下不得踐主人之位　知生者弔此賓與奔喪者相識故聞其歸而來弔也拜賓送賓必主人喪無二主也主人與賓哭踊則奔喪者亦如之

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

獨此送賓於門外者非殯所也若殯所則非君夫人

弔無送於門外特言主人者獨主喪者一人拜送餘則否

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奔喪及殯者不言五哭既及殯則一循其常節不待言也不及殯則曰于五哭相者告事畢盖既踰卒哭之期故特明五哭後即止無筭哭踊是之謂事畢也此舉五哭拜賓送賓如初恐疑聞喪不得奔於常節有變耳注疏乃謂迫公事哀殺不復有朝夕哭繆矣

聞喪而不得奔則哀親倍切自痛倍深何故反殺初喪既無無算哭踊並止朝夕哭設歸不及殯則五哭而畢事矣除喪而後歸則於家不哭矣先王制禮乃拂人情悖事理如是乎然則事未畢不過將事之日輟哭耳其餘日哀至則哭孰禁之者而曰哀殺哭可止旅寓他邦所居乃彼國之館也而曰館舍賓所專有可以作廬亦弗思之甚矣

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服除於墓至家不哭與養有疾者不喪服同義蓋世
父叔父同居或大父母尚存即吉已久忽哀經而哭
或心以為忌也主人之無變於服其義亦然與之哭
哀生者遭大故而身不得親也不與之踊以前既要
節而踊凶禮不可再舉也袒踊之節豈外加之文哉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
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
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

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此當為諸父昆弟死於他國而本國宗親為位以哭之禮主人應主其人之喪者或以親或以長也告就次者聞喪不入內雖一夕必有次也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後往者近則為位而哭之次日即可以往不必待成服也首言非親喪者若親喪在外無論遠近即日奔迎無為位而哭之禮也舊說此以私事出未奔者果爾則於他國為位不應有衆主人兄弟故

復遷就其說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為之拜賓送賓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於文義事情俱不可通　成服拜賓句當在三日五哭卒下舊說五哭之明日然後成服誤矣定制三日成服五哭而告事畢今併五哭於三日內以亟赴喪家故變而就近也若緩成服之期何不三日成服而從容以畢五哭乎父母之喪三日成服而羣喪乃以四日於義何居且服尚未成安得告事畢必錯簡也　此出送賓亦

以殯不在也　舊說人臣奉君命以出非聞父母之喪不得爲位亦可爲聞外喪之證

凡爲位不奠

張子云爲哭位亦有神位不奠非不祭也不如喪奠之久設以新易舊耳竊疑喪奠之久設以魄體在柩仍以生人之道事之不知親之饗也何時耳既葬之後祭於宗廟然後以鬼神享之聞喪於異地爲位而哭在喪所者自設朝夕之奠於尸柩前而遥設祭奠

不亦虚乎宗廟正祭惟適長主之衆子不得私祭而聞旁親之喪各設祭奠不已濫乎如此類注疏終不可破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諸侯以朝聘薨於異國世子國卿當出迎柩在國卿大夫當次於公館朝夕哭臨於朝異國之臣有聘問或過賓者聞其國君喪未有不入唁者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蓋謂此也如舊説則其文當曰大夫哭舊

君　知子必出迎者世子君行則守而曾子問君出疆而薨其入也子皆從柩必聞訃而出迎也知在國卿大夫哭臨者君雖未知喪臣服矣則哭臨不必待子之歸但不敢拜賓耳

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

聘禮使者在他國君薨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赴者至則衰而出無受弔之禮此云不敢拜賓蓋主國君臣及他國同為聘使者必相唁也

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

與諸侯為兄弟鄭注謂親族婚姻在異國者正義引小記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證此為異姓皆非也在禮非為後者不敢拜賔故重耳對秦使稽顙而不拜況兄弟乎服斬與不敢拜賔並行不悖未足為證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情迫於見死者之窀穸也所識者弔則先哭於家意主於

通生者之情款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

雜記父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言禮之常此記乃衆子無子禮以窮而變者蓋尊者來弔父不得不為之主即弔賓畢亦不得使其兄弟為主嫌於自尊而不與為禮也

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

鄭注各為其妻子之喪為主非也父雖在不主衆子庶婦之喪父既沒各主妻子私喪不待言矣此承上文而言衆子之無子者父沒則同居之兄弟得各主其喪也葢慮兄弟衆多或徙家異國或同國異居或遠出不返必待異居之長適來主其喪則祭奠之事不可舉故使同居者主之此禮之以權制者也

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此二句皆謂主兄弟無子者之喪如適長異居同居

者四三人民俗之偷或有以同母為更親而越次主其喪者故禮經具此以示天顯不可紊也古者大功同財若期大功同居則必以親者主之

拜賓則尚左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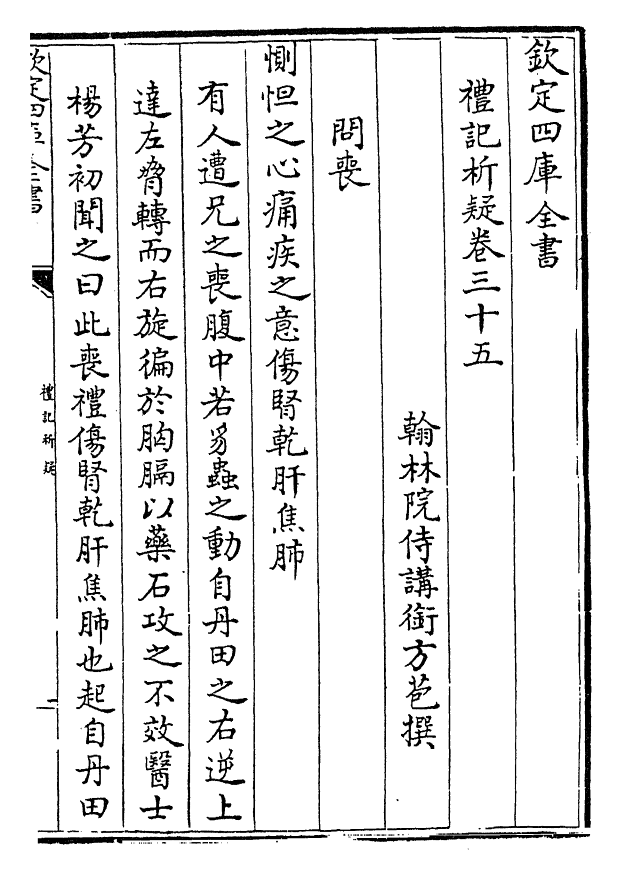
逸喪禮言吉喪者雖聞喪而已在喪期之外也惟小功緦麻則然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

此聞喪不得奔喪於異國受弔唁之禮當袒之時而

大夫至則袒而拜之非特為大夫袒也

禮記析疑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析疑卷三十五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問喪

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

有人遭兄之喪腹中若有蟲之動自丹田之右逆上達左脅轉而右旋徧於胸膈以藥石攻之不效醫士楊芳初聞之曰此喪禮傷腎乾肝焦肺也起自丹田

之右腎氣逆也達於左脅肝病也旋徧於胸膈肺病也故先王制禮辟踊袒號以動體安心下氣（叩之果以父母在不敢號踊以相感動哽咽而致此）當其時不知用此故成痼疾惟熊經鳥申久而後可漸減也其人因學導引之術徼有瘳氣結而不通者終其身

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喪事充遽親者致其哀內外御者各有執事無暇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庶民則五家之鄰可共庶士則

二十五家之里始足以周事先王教民以厚自死喪相恤始故感人者深而成俗易也靡之厚以食朋交婣亞承事者粥之薄以食三日不食以下旁親及孝子之疾病者三日水漿不入惟士大夫可免若庶人身自執事而後行則亦不能不食粥矣

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止謂附身附棺之事皆畢更無可以致愛於親惟自盡其哀而止耳雖心絶志悲無如之何故不得已而

以冕享之也

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

居如考工記居材居角之居安置之義也言冠為服

之至尊不可安置於肉袒者之身故為免以代冠也

以此知賓祭之袒露裼衣而不肉袒也親始死悲

哀志懣氣盈故袒而踊之以動體安心下氣若賓祭

割牲則露裼衣以示敬可已冕旒而肉袒非所以為

儀也郊特牲君袒而割牲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割牲以薦神尚不肉袒而肉袒以迎牲於門何

義乎明堂位莽歆所偽造未可據也

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

禿者不宜廢袒踊餘皆然注有一疾則并廢其二似不若陳氏集説為安下文云不可以備禮則非全廢明矣

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李光地曰怪成人袒時須著免今非成人袒亦著免

故問之不冠者之所服謂童子未冠故著免也緦者其免謂爲族人緦者由爲父母著免也

禮記析疑卷三十五

禮記析疑卷三十六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服問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公子於期大功降以為尸也外祖父母妻之父母服輕且外喪無妨於為尸而不服何也君在為母練冠

君没大功而服母妻之族則推之無本矣女君之子

不降其私親以於母得遂也公子之妻服公子之外祖父母以於姑得遂也

此與父在為母期同義皆以義之重而奪恩也蓋母出則繼母父之配也宜奪因母之恩而服繼母之黨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若母死則父有受於考妣祔於祖廟之初配矣故不服繼母之黨以明其義而繼母之服仍一同於因母以篤其恩所以義盡而仁至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期之葛則麻同兼服之不得言變變三年之葛者練後葛帶未除遇大功新喪則以麻帶易之所謂麻葛重也

世子不為天子服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雖先君既薨必三年之喪畢類見而命於天子然後得嗣國若為世子而不終則庶人也安得遽以重服服天子乎大夫之適子則敎

於成均舍不帥教而屏之遠方鮮不為士者故得為
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
古者大國不過三卿五大夫王事邦交國政豈容弛
置既葬之後入圖公事不得不朝於君先王制禮期
之喪有稅衰而無免絰三年之喪衰絰而朝使為人
君者知臣以國事而不得遂其父母兄弟之恩所以
視臣如手足也為人臣者知雖迫國事而仍不奪其

父母兄弟之恩所以視君如腹心也且知圖國事尚
衰絰於君前則歸至其家居處飲食哭泣思慕容貌
言語有一不稱其服自覺仰愧於天俯怍於人又所
以使之内省其哀誠也

禮記析疑卷三十六

禮記析疑卷三十七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閒傳

朝一溢米莫一溢米

有人居兄之喪父母憫之臨視而食以肉因不敢要節哭踊痞結膈噎踰年不能飲食高淳張彝歎曰先王之節喪食非獨哀死亦以衛生也哭泣辟踊所以

動體安心下氣非愚陋邪淫之人而抑其哭踊強以
肉食患必生為人父母者宜知之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山陰鍾晥毋喪既禫以未葬不肉食者又數月及食
肉輒腹疾乃食乾肉久之乃復常禮之無微不達如
此
又期而大祥居復寢
大祥居復寢謂外寢齋喪所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

復寢謂燕寢婦人進御之所也喪服傳既練舍外寢謂堊室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舊說惑於雜記大夫士異服之謬而曲為之說曰衰同而布之粗細異不知五服中既分為十一等若更於其間增減升數以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

别則每等中又分為數等不惟煩碎難得其宜而縷數所争無幾其精粗亦不可復辨矣若升數同則生麻為縷更無術以别精粗蓋未知雜記此數條皆莽歆所偽亂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

大功以上有受服者古者衰不脱非易衰不能服以終喪也小功以下無受服者喪期近而衰布密緻不

必易也

期而小祥練冠縓緣

朱軾曰至大祥麻衣反不黃裏縓緣者大祥去衰非

若練衣為承衰中衣也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

親喪外除二十四月畢二十五月之首舉大祥之祭

既祭服素縞麻衣至此月之末或踰月之首舉禫祭

自祥至禫中間一月所謂中月而禫也如此則與二

十五月而畢及踰月則其善也俱不相悖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服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練時前喪首絰既除又變腰葛為麻是重麻也又曰三年之喪既練期之喪既葬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大功亦如之是既葬又重葛也注據此為義　以記本文推之包者以新麻加舊葛之外也兼服亦然蓋斬衰初喪至既虞卒哭未久也雖輕者亦不可去惟以後喪之麻包

之齊衰之喪既虞卒哭而遭大功之喪其義亦然惟斬衰既練遭大功之喪而重麻則竟脫去斬衰之葛盖以後喪既葬仍反前喪之葛故葛帶可暫脫又雖加絰易帶而前喪之衰不易也此記雖舉斬衰以服問參之為母齊衰三年易葛反葛之節亦然服問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所謂易服易輕者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即以包為變易非脫去也所謂反三年之葛即以除後喪之麻為反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疏據男子以婦人齊衰終喪不葛帶也蓋為父母舅姑恩義本重故卒哭後不易要之麻絰　兼服知非首腰皆加大功之麻者以下曰服重者則易輕者也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知易輕為包而非變者以上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也

禮記析疑卷三十七

禮記析疑卷三十八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三年問

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

貴賤謂義服篇中第言父母之喪者按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明於以恩制者則以義制者準此矣

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窮盡也止也夫鳥獸哀其羣匹至於越月踰時鳴號躑躅而盡矣止矣人之於親則致孝之道至死不窮春雨秋霜僾見愾聞思慕追養之不窮也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以至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大孝尊親之不窮也盖兼父母之死與子之死别記曰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即至死不窮之義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

此篇自荀子禮論摘出本文愚陋邪淫之人

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焉字衍

至親以期斷

凡以期斷者皆至親也惟父母加至再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焉當作爲讀去聲篇中焉爲雜出形相近故傳寫誤

也為恩義隆而使倍之故再期為恩義殺而使不及故
由九月遞降也
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
日月星辰光有顯微行有遲速山陵川澤位有高卑
域有廣狹子臣弟友恩有淺深義有輕重故喪禮之
為隆為殺為閒取法象而明物則焉

禮記析疑卷三十八終

禮記析疑卷三十九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深衣

短毋見膚

豈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即所謂短無見膚與

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續衽謂衣衽與裳相接續也朝祭之衣長而覆裳深

衣取其黻黻故裳與衣續知然者要縫半下以衡縫言之也惟衣裳相續乃有衡縫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

負繩以示直躬乃人道之正也抱方示義以方外抱義而處矩不可踰也

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

擯相禮服治軍旅戎服無著深衣以涖之之禮深衣蓋著於戎服禮服之内者故無施而不可也古人夕

深衣盖無外事不與衆接乃弛其上服

純袂緣純邊

純即緣也緣字疑衍曰純邊則包裳下齊吕氏列為

三事恐未安

禮記析疑卷三十九

禮記析疑卷四十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投壺

又重以樂

疏仍以樂賓為義音義以樂或音岳是也即指下命弦者奏貍首及鼓節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

辟

不言賓所立者主人在阼階則賓在西階可知賓先

言受後言辟倒文也其實先還辟而後拜受也據文

義主人阼階上拜送二句應在前而倒之者以下節

已受拜矢若承賓再拜受之後則疑受者賓也

已拜受矢

主人初奉矢賓主交拜時已授贊者矣故於此復云

受矢贊者授矢於賓主人於阼階拜送已拜乃自受

矢於贊者已拜句斷

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一筭為奇奇耦之奇也遂以奇筭告奇零之奇也假令餘筭九當云四純一奇疏曰九奇似未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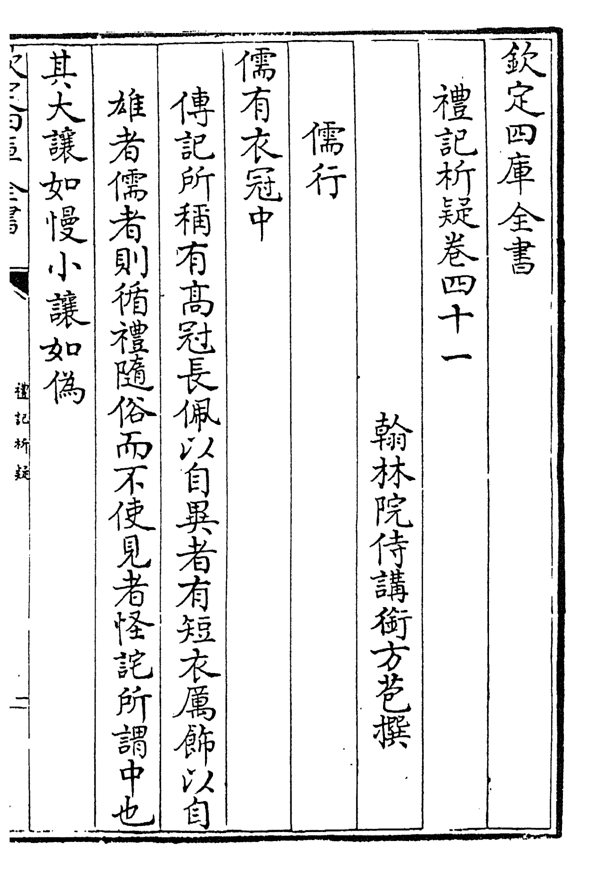
正爵既行請徹馬

罰爵慶爵並稱正者對無筭爵而言也

毋憮毋敖

憮當作呼音同而譌也投者及旁觀者多喜喧呼以助其勢勝者或色傲故用為戒曰令弟子者不敢言戒賓衆而借主黨之童子以為辭也

禮記析疑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析疑卷四十一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儒行

儒有衣冠中

傳記所稱有高冠長佩以自異者有短衣厲飾以自雄者儒者則循禮隨俗而不使見者怪詫所謂中也

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

大讓如慢如不受爵祿君大夫請見而謝不可之類小讓如偽如每飯必先告飽待侑然後加殽壹之禮賓必再辭之類

大則如威小則如愧

涖大事則方嚴肅厲故如威臨小事則畏抑謙下故如愧

淹之以樂好

人於嗜慾暫或自閑久與爲緣將不復能持故必

淹之以樂好然後可以察所安也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

此謂儒者見義必為非謂其材勇之過人也如赴君

父之難豈可程勇量力而後進哉

往者不悔來者不豫

儒者之行身一安於義命故雖遭危困而往事一

無可悔來者不豫素位而行無入而不可以自得也

流言不極

極抵也至也凡事有其實則言有歸宿儒者即時被流言而禮義不愆流言應時而自息矣

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

衆人之情親之則可刼以非義以内無特操也近之則可迫而狎焉以外無廉隅也儒者以義理自防故免此

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

李光地曰微辨細核也面數明指也其過失之小僅

可細核無可明指所以謂之剛毅者非不屈於欲無由寡過如斯所謂自勝者强也諸觧似失之　如冉有之與原思之辭晏嬰之儉辨義至精微始覺少過若可面數之過則惡也儒者不應有此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

甲冑干櫓皆所以自衛而非求勝於人也忠信者周身之防禮義者應物之節故義各有取

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暴政如楚王戊胥靡申公竇太后使轅固生刺豕之類獨舉暴政以處此極難若横逆之加則惟三自反而已

上答之不敢以疑

急於求進者多以疑事嘗試於君君子無苟得之心故咨以計謀不敢以理所未信陳也委以職事不敢以材所不宜任也　或曰既見答則正言不諱不敢以身家之私患自疑慮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雖與今人居不敢同流合汚必以古人自處之道與已所行相稽考

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

危起居謂繫纍囚奴流放起居不得自由而安之若素困而不失其所亨是謂竟信其志也身之危若此而猶不忘百姓之病葢所憂者大所思者逺也讒謟之民比黨以危君子則患必及民而憂在君國故志

終不奪此古人與稽後世為楷之實德也

上通而不困

學不足以應上之求則上通而困矣非達不離道之謂

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

以者用也猶生死以之之以守禮者多不能和君子則禮之用而能以和為貴忠信者多直遂而不能優游君子則忠信為美而又能以優游為法

毁方而瓦合

瓦形正方以徵倨故可規而為圓而體之方自若也

儒者内方以自守外徵曲以和衆類此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

友以輔仁故必欲其自強於善一與己同見親於閗

示切於告其平居相砥㫯如此則爵禄相先患難相

死自有不能自已者

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

靜而正之謂格君心之非止邪於未形故君不知麤而翹之又不急為者務潛移默化而不急以口舌爭也

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

以衆人之卑下自矜行誼之高臨深以為高也以衆人之寡陋自騁學問之博加少以為多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方所向也故於志言之術路也故於道言之志分善

利專於善故所向之方同道有小大取其大故所由之路同

聞流言不信其行

韓子引此以不信其行為句按之文義亦安

敬慎者仁之地也

敬為德之聚諸德諸行必以敬慎承載之然後靜而安動而順故曰仁之地也　或曰禮卑者業廣必敬慎然後有基可據

不充詘於富貴

充者既得而自滿也詘者患失而氣餒莊子所謂操之則慄春秋傳載程鄭求降階而然明以為將死而憂是也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

觀此則疏謂哀公就見孔子而命席誤矣

禮記析疑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析疑卷四十二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冠義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

曰冠者禮之始也

曰禮義備者虛言其理也曰禮義立以附於人身者言之也　自十年學幼儀容體顏色辭令已無日不使之習矣然幼所習手容足容行容立容之常而已至成人則事君事長接賓承祭躬身俯仰步武疾徐各當其品節而後謂之正幼所學事親事兄承師承長之色而已至成人則在廟在朝治軍臨下有喪有憂弔死問疾之色咸得其分際而後謂之齊幼所學

將命傳言之辭而已至成人則聘頫享覲會盟征伐之辭無一不合其機宜而後謂之順蓋始學其儀即求其所以正所以齊所以順之禮義然必至於能正能齊能順而後禮義始備也故制冠禮至是而後責其備則自十五入大學以後必盡志於此時自警惕而惟恐其不備矣

見於母母拜之

古者君於臣父於子舅姑於婦皆有拜禮蓋責之者

厚望之也深故禮之不得不重也而各有節會焉子之冠母拜之始為成人又以所執者廟中之脯也父於冠不宜答子之拜故子冠後亦無拜父之禮婦見舅姑舅姑饗婦則不惟姑答拜舅亦答焉婦饋則姑酳之拜而舅無拜葢盥饋者婦職之常也見與饗則將授之室而使為主非饋比也父之於子則冠無拜而蓍於廟中有拜葢始教以成人之禮未知其果克家也舉奠而蓍則以宗祊託焉且與長兄弟俱故至

是始有拜禮也若非適嗣衆子之拜更無答禮至於國君則大夫以上答拜而士非其臣亦答焉天子則在喪答拜而朝覲會同皆無之獨屈體於師保臣於君必稽首而大夫之臣則無之乃聖人運用天理至極而不可移易者也　毋拜之肅拜也按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平時子拜母坐受之或立受而不答重冠禮故肅拜以答也唐人禮父坐受子拜母立受　周官九拜惟稽首頓首至地其曰空首者手

至地而頭至手即記所謂手拜也所謂肅拜者俯手近地如今之揖也覲禮三揖及司士王揖羣臣則推手小下之耳喪大記君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康王受顧命於羣臣之拜無不答而春秋傳則曰二王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其說參差相抵而不合嘗通論之稽首非君父無所施春秋傳盟於蒙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是也而在喪亦用於敵者雜記鄰國來弔子拜稽顙孔子曰稽顙而後

拜傾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是也然則國

君平時答卿大夫以肅拜在喪及饗食燕射以手拜

天子平時答公卿侯伯以揖在喪則以手拜答二王

之後則以頓首也惟成王之於周公太甲之於伊尹

皆拜手稽首蓋先王舊臣師保之尊不可以常禮論

如太公授丹書武王北面皆以義起而偶一行之

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

晉語趙武冠備見諸大夫卿大夫適子有此禮

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
如傳所稱魯昭公習儀以亟禮與辭足觀與魯論所
云論篤色莊色取仁而行違者其於為人子為人弟
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文非不能合也而夷考其行
則實與禮悖為責四者之行於人故必敬其事重其
禮以使之興於行也
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
冠用士禮不惟士大夫之子成人以後有服官治人

之責即庶人之子受室成家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故必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

禮記析疑卷四十二

禮記析疑卷四十三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昏義

再拜奠鴈

李光地曰按儀禮賔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鄭注云主人不答明主為授女耳似此鴈為壻見女之贄郊特牲所云執贄以相見指此節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

李光地曰舅洗於南洗酌獻婦婦拜受姑薦脯醢婦飲畢酢舅更爵酌酢自薦脯醢於舅席舅飲畢姑洗於北洗酌先自飲畢更酌以酬婦婦拜受奠於薦左所謂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也此疏似酬亦是舅恐誤

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

不能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當於夫則燕昵之私也

子甚宜其妻而禮則出者此類也　注室人謂女姑

女叔諸婦聖人制禮夫之姊尊以姑之稱夫之兄尊以公之稱婦明於此義則知敬順宜亞於舅姑矣為兄公女姑者顧名思義可不勤於教育而忍為讒慝乎

是故婦順備而後内和理内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微獨士庶人之家必婦順備而後家可長久三季以來亂亡之禍無不起於家不和理家不和理無不由於婦之不順而欲婦順之成必由身教孔子告哀公

自古明王必敬其妻子有道是也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女將嫁則父母之教成矣而復教於公宮宗室者重其事而使之震動恪恭於所教也以先嫁三月為期非教之三月也教成者試而不違則禮成非謂至於公宮宗室而後所教乃成也

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

> 聽男教女順者章其教也理陽道陰德者修諸身也聽外治內職者治其事也　理陽道治陰德所以本身而燮理乎陰陽也聽男教女順外治內職所以治人而整齊乎人紀也細而別之則聽男教女順所以正其德也聽外治內職所以程其事也

適見於天日為之食

後世推筭日月食度分毫不爽其實皆本周髀而經傳則以為適見於天周公孔子不易其說蓋以天子王后苟或恣情悖義更無能禁遏而懲創之者惟使知適見於天禍殃莫逭庶幾有所畏憚耳兩漢歴志惟有推月食之術章和中劉洪改四分歴始言日食而後漢書不載也至晉志始載太史令韓翊推筭日食之說蓋踵洪術而精之愚者皆謂星官巧筭超越前古不知此正有司淺見大臣無識不能辨義而抑

止之耳新安程廷祚作論辨之甚詳

禮記析疑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析疑卷四十四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鄉飲酒義

鄭注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鄉宜作卿周官卿大夫興賢能之後退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乃所以終前事為後舉張本不得為飲國中賢者尹吉甫飲御諸友而張仲在焉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

為客是為卿大夫飲國中賢者所以別為一禮也

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古者祭祀鄉射皆獻酬交錯俾族姻鄉黨時時聚會以通其歡忻則爭慢無由生而鬬辨自遠矣末世暴亂之興皆由於鬬辨然後知先王之禮乃所以消禍於無形也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士君子秀民也鄉人兼樸者而言也聖人制此禮所

以開導鄉人之秀者樸者使觀感而興於行也秀者見禮則樸者慕矣　故聖人制之句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

賓以義立主人以仁接故以象天地之對待介以輔賓僎輔主人故以象陰陽之流通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月行正當日下則明揜而為晦漸遠則明生是月與日相讓而後明生也明生而後魄可見故曰三日而

成䰟朱子以䟽義為非但以既望而生䰟為義不當曰三日而成 李光地曰歴家以朔及前後二日為食限此時月切於日渾然是䰟所謂三日成䰟也謂之讓者朱子觧月幾望為陰盛亢陽則成䰟非讓乎

禮以體長幼曰德

鄉飲酒之禮衆賔衆子弟壹以齒為序而不論其身與父兄之爵等則少者或以為屈而老者亦為之不安賔介與衆賔壹以德行道藝為凖並不論其齒之

少長則立於階下者或不能平而席於堂上者亦為之不適聖人制禮使與於斯者各自體認其為長為幼之道知尚齒貴德並行而不相悖乃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同然事習而心安故謂之德也

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鄉飲酒之禮凡在列者皆士也農工商不與焉故專以學術道者為言不惟賓介三賓以德行道藝為衆所推是謂得身凡與於斯禮者有所觀感興起皆以

求得其身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此節為黨正屬民飲酒以正齒位之禮無疑但宜退

置篇末則節次分明而義意相貫蓋鄉飲酒之為國政者鄉大夫興賢能一也州長習射謂之鄉射而興賢能之後亦用此禮以詢衆庶二也黨正正齒位三也自篇首至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專言興賢能之禮一人之所記也鄉射有賓無介則黨正之正齒位及蜡飲可知矣自鄉飲酒之義至禮之大參又一人所記也其釋賓主介僎位鄉與前記有同有異則非前人所記明矣此節則因興賢能而及正

齒位又曰合諸鄉射所以補前記之闕也或即前人所記或出一人皆不可知然必如是而後鄉飲酒之施於國政者備若鄉大夫飲同官及國中賢者則私家之事又別無異義故弗之及耳　前因三賓而推之國立三卿以為政教之本此因養老而合諸鄉射以為教成國安之本辭意相應似出一人之手豈編次者誤置於前或簡錯與　儕伍之長尚宜尊而況天顯之義乎他人之老尚宜養而況生我之恩乎鄉

大夫州長黨正在民上者猶且尊養其所治之民而況父母諸父諸兄為已所怙恃承奉少小保抱相攜持者乎故必知尊長養老而後能設誠於孝弟也野人椎魯與父兄耦居雜處或至勃谿見上之人尊長養老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

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

李光地曰一人揚觶在未歌之前立司正在既歌之後記者以類相從故連言之

賔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賔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

李光地曰旅酬畢後使二人舉觶賔介主僎徹俎降脫屨升堂行無筭爵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在無筭爵節內鄉飲酒記所謂主人之贊者不與無筭爵然後與是也本二節而記者一之䟽云因旅酬遂連言無筭爵見無不周徧

鄉飲酒之義

此下乃别一人所記其中有前記所未備者故後儒並存之疏謂覆明上記之意非也

主人者造之産萬物者也

造造於東方也主人之造於東方以主人養賔亦有産物之義也非造作飲食之謂

禮記析疑卷四十四

禮記析疑卷四十五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射義

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內志正則無分雜故觀之審外體直則無懈惰故握之固然其正其直非可以旦夕矯强而合也故可以

觀德行

騶虞者樂官備也

騶牧虞衡皆得其職則賢才衆多而任舉審當可知矣注以一發五豝為義似未安

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

明乎其節之志故德行立不失其事故功成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

選以助祭也倦怠跛踦不可以行禮射以辨之必强

有力而能比於禮樂始得與執事焉下獨言試士者諸侯卿大夫雖不預執事廟有定位若諸侯所貢士射不中則不得與祭也知然者朝會之期羣侯咸在不能盡與執事卿大夫或老耄不能執事或形體不完如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而為正卿宗廟大事豈容不涖祭義君牽牲卿大夫序從蓋雖不與執事必在序從之列也

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

自卿大夫以下雖有禮事不得用樂即從君賓祭不過禮容寓於目樂聲入於耳不能人人身其事而盡其志也惟射則要節而行儀雖慎而猶恐其或失循聲而發聽雖審而猶恐其有違故曰盡禮樂蓋禮與樂交動於一時而人人盡志於此可以立德行也郊廟朝廷之事雖禮樂具備而不可數舉惟射則無地無時不可以習故聖王務此以政教可即此而通也

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

千八百國所貢之士王朝豈能盡用以義揆之凡試之而得與於祭者必使入太學三年大比留王朝者不過十之一二而餘歸其國以備上士二十七人之選蓋惟成國之卿乃命於天子使大夫庶士一任其自置設遇回遹昏庸之君專任宵壬則民受其病故必試於王朝教之成均以習知其才行而後備官於其國司士又以三年稽侯國之士任而進退其爵禄所以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也　歲獻每歲

職貢也貢士雖以三歲為期而必與每歲歸職貢者偕是當歲獻之時貢士也漢制上公車者與計吏偕

蓋其遺制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自為正者正身以正其國也射以繹己之鵠不中則反求諸身如是而臣不肅民不安者未之有也以善

養人恃有此具耳

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

後大宗小宗乃先王經禮故注謂宗族既為其人立後而此人復求為之後然禮無二後雖末世無此況風教盛隆之世乎與繼父同居繼父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因為之服期此之謂為人後耳

蓋勵有存者

公罔之裘所語鄉黨自好者尚可勉而至若好學不倦則智識日進於高明好禮不變則操行不易於危險耄期稱道不亂則年高德劭而教澤及人視之裘

所語者益難故能自信者尤少也

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屢讓屢削地絀爵即不至於易位亦不可以為成國矣必如是然後君臣盡志於習禮竭心於擇士所以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也

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宫

古者辟雍泮宫必近水澤而為之則澤乃學宫也宜在近郊射宫宜在國中近於公宫為君與羣臣國子

習射之地雖於傳無徵理則宜然

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此道其常蓋亂賊姦宄則每有過人之技勇不可以

羿與逢蒙之善射為疑也

禮記析疑卷四十五

禮記析疑卷四十六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燕義

冠昏鄉射聘五篇皆首揭本義不應此篇於篇首漫引周官庶子之文且終篇言燕羣臣並未及公與族燕之禮而篇首特言庶子之職何義乎葢因篇末有獻庶子之文注家引周官以證而編者誤置篇首耳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

李光地曰周官諸子乃下大夫王朝之庶子也儀禮燕禮獻之在士舉旅之下與内小臣等侯國之庶子也案秋官朝大夫每國有庶子都則每都有庶子在府史之下蓋庶人在官掌都家士庶子之徵令禁戒者不得與於燕燕禮所獻庶子則周官諸子職會同賓客作以從王之羣子春秋傳同盟於戲從鄭伯之門子蓋國子及其倅非庶子之官也侯國庶子之官

宜包羣士中　曰古者周天子可見是漢儒解經之文

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

庶子之卒謂衆子之副貳於適子者周官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或入太學或居虎門而學於師氏保氏其衆子則諸子掌之仍學於鄉學

司馬弗正

司徒所起戎士則司馬正之庶子所致國子則正於

太子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皆使公卿大夫士之子與之俱所以恩義周浹而國勢深固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

國子當為諸子文誤也盖國子司馬不正其倅則甲兵之事猶聽於司馬惟凡國之政事如力役社田追胥之類諸子之官得存游卒而使之修徳學道也謂之游者以其學道術而無職事也周官師氏職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春秋傳鄭人游於鄉校皆此義

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

人臣虛受爵禄而不思竭力盡能於國事則君必惡之人君虛取十一而不能明正道以道民則民必憾焉故必上下各盡其道然後和親而不相怨也

禮記析疑卷四十六

禮記析疑卷四十七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聘義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質謂樸質而無文即七介以見不然則已慤之義

盡之於禮則内君臣不相陵

禮意篤邦交固則強臣巨族不敢有輕上之心故曰

内君臣不相陵也周衰强臣柄國皆私自結於霸主强鄰而其君之邦交反不及焉然後顯背其君而無可如何魯季孫意如衛孫林父陳慶虎慶寅之徒皆是也禮之止邪也於未形觀此亦可見矣

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

疏以質明行事日幾中而禮成謂聘享是也以日暮禮成決此節為射禮則固矣記者總言聘射聘兼享燕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惟享禮則然日暮人倦

則燕射之所同也專以屬射事義俱不可通

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

疏以三者屬射亦非也親父子和長幼並以旅酬言古者伯叔父可稱父兄弟之子即謂之子聘禮有燕則有旅酬安得專以屬射且受享於廟禮辭多稱先君嗣君繼世友邦交聘親其父以及其子正聘之本意也

孚尹旁達信也

孚信也尹正也石蘊玉光必外見言玉之德信正於

中則其光澤必旁達於外而識者能辨之故曰信也

禮記析疑卷四十七

禮記析疑卷四十八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天地之生人本有踈戚故喪服以恩制而有隆殺所以體之也天地之設位本有高下以義制而有重輕所以體之也事理顯著且别見於經記故不復發揮

而下所覆鮮者惟陰陽四時人情也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

舊說四制謂恩義節權名篇之義則然此四制則謂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也若以恩義節權詁則恩義二制不可謂變而從宜殯而食葬而沐小祥而除服大祥而聽音變而從宜也四時之變以漸故曰取之四時

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記於以節制後别言父母之愛同而服異此以權制之最重且大而為衆情所疑惑者故更端而首列之此節婦人童子不杖二也扶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秃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八也賈疏闕庾氏父在為母期之説而以應杖不應杖為一杖而起為一恐未安應杖不應杖義各有當不得為權若以此為權則凡禮中有無隆殺之節孰非以權制者至以杖而起為權制之一尤不可通以上有扶而起下有

面垢故不得不並舉杖而起者以見其差等猶欲言婦人童子不杖而先舉授杖之制與其義也若父在為母期乃權制之最大而所包尤多凡厭降之服皆統於此不屬之權制則於上三制無可附者 杖者中制也扶而起與面垢者俱授杖則非權制可知比終茲三節者

喪之節四而獨舉其三者曰終以久言也故不數三日之殯

禮記析疑卷四十八